

多位代表委员建议在经济、生活、精神上关心失去孩子的父母——

# 帮助失独家庭靠爱心更靠保障体系

## 孩子早逝后父母崩溃

约两年前,一对形容枯槁的中年夫妇走进天山三村,临时租下一套房,悄无声息地入住。连续好几个月,他们没有认识一个新邻居。女主人从未迈出过家门,男主人也难得在外现身。大多数时候,两人整天闷在家里,相互舔舐伤口,仍难挡悲伤蔓延——他们的独生女,刚从名校毕业,工作表现出色,却被白血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。全家倾其所有,治疗3个月,最终输给死神,还欠下一大笔债,人财两空。

“受到精神和经济双重打击,他们几乎崩溃,明明只有50多岁,但那副憔悴的模样,起码比真实年龄老10岁。”市人大代表、长宁区天山街道天山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雅玉回忆说。老房子充满了关于女儿的回忆,夫妻俩没有勇气再住进去,无奈之下选择搬家暂避。

换了环境,却难改心境。“那位母亲每天一睁开眼,女儿的情影就在面前晃。”张雅玉说,“她本来身体就不太好,女儿病逝后不久,她胰腺炎发作,接到好几张病危通知单。”

## 经济补贴等还不到位

为了掌握这些情况,张雅玉付出几多艰辛。第一次登门前,她设想过推开门的情景——立刻跌入悲伤的海洋,可能面对以泪洗面、拒绝交流、情绪失控等局面。果不其然,好在事先做足了心理准备。“我尽量多付出关心,哪怕只是陪着静坐,一起痛哭,听他们重复念叨女儿小名。只要能把我当好朋友,愿意让我分担一点痛苦。”

凭借不懈努力,张雅玉渐渐走进这个冰封的家庭,继而了解到失独家庭目前享受的政策。“每人每月能拿到政府补贴150元,每人每年春节再领500元。其他没了,我觉得不够。”

考虑到这个家庭的经济条件十分困难,张雅玉利用现有政策,为他们多争取到了每月500元的临时补贴。“另外,我们街道每年劳动节和国庆节,会去失独家庭发慰问礼包。不过,大多数失独家庭的经济补偿和心理抚慰,都还不到位。”张雅玉坦言,“探索建立失独家庭社会救助保障体系,迫在眉睫。”

## 建关爱机构抚慰心灵

张雅玉介绍,天山三村1600多户家庭中有五六户失独。去年底举行的一次市人大座谈会传出信息,上海有329万户独生子女家庭,其中7245户不幸失独,占0.22%。近两年,她接触了不少失独父母,了解他们的真实诉求。

在人大代表书面意见中,张雅玉建议从经济、生活、精神“三管齐下”,关爱失独家庭。

■ **建专项抚恤金制度** 参照上海年平均工资水平,给予一次性补助;

■ **建专项养老金制度** 丧子之痛,令身心俱损,然而更漫长的伤痛,是养老困境;

■ **建专项医疗补助制度** 失去唯一的独生子后,父母生理和心理都很脆弱,情绪长期低落,健康容易出毛病;

■ **建专门养老机构** 集中托养失独父母,因为这些老人渴望抱团取暖;

■ **由政府牵头,建专项基金** 补助生活特别困难的失独家庭。

“这些是经济和生活上的关爱,他们更需要心灵上的抚慰。”张雅玉提出,建失独家庭心理干预制度。建议各级计生委和社区对口帮扶,同时加强心理援助,在就医、体检、临终关怀等多方面开展服务。“呼吁在基层社区、村成立失独家庭日常关爱机构,长期提供专业心理关怀。”

## 对接儿福院老少同乐

市人大代表、杨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黄惠敏递交的书面意见中,“失独”同样出现在标题中。

“首先必须明确管理职责,让失独父母知道,自己有问题时应该去找谁。”黄惠敏建议,基层组织做好失独人群的排摸、统计和登记工作。“民政部门要加强与社区的联系,对生活不能自理的失独老人,建立家庭护理制度,做好定期监护、探视

本报记者 曹刚 徐轶汝

三口之家,乐享天伦,却突遭变故,唯一的独子,过早离世。

老来丧子后,他们不能再生育,精神崩溃,健康恶化,空虚度日,有的还背负大笔债务。身心俱疲,老无所依,但不得不咬牙面对养老的压力。

许多失独家庭,散居在被人遗忘的角落,亟需社会关注。在上海,这样的家庭已有7000多户。

两会期间,多位代表委员聚焦失独群体,呼吁全社会来关爱他们,解决他们窘迫的经济困境,慰藉他们受伤的心灵,满足他们以后的养老需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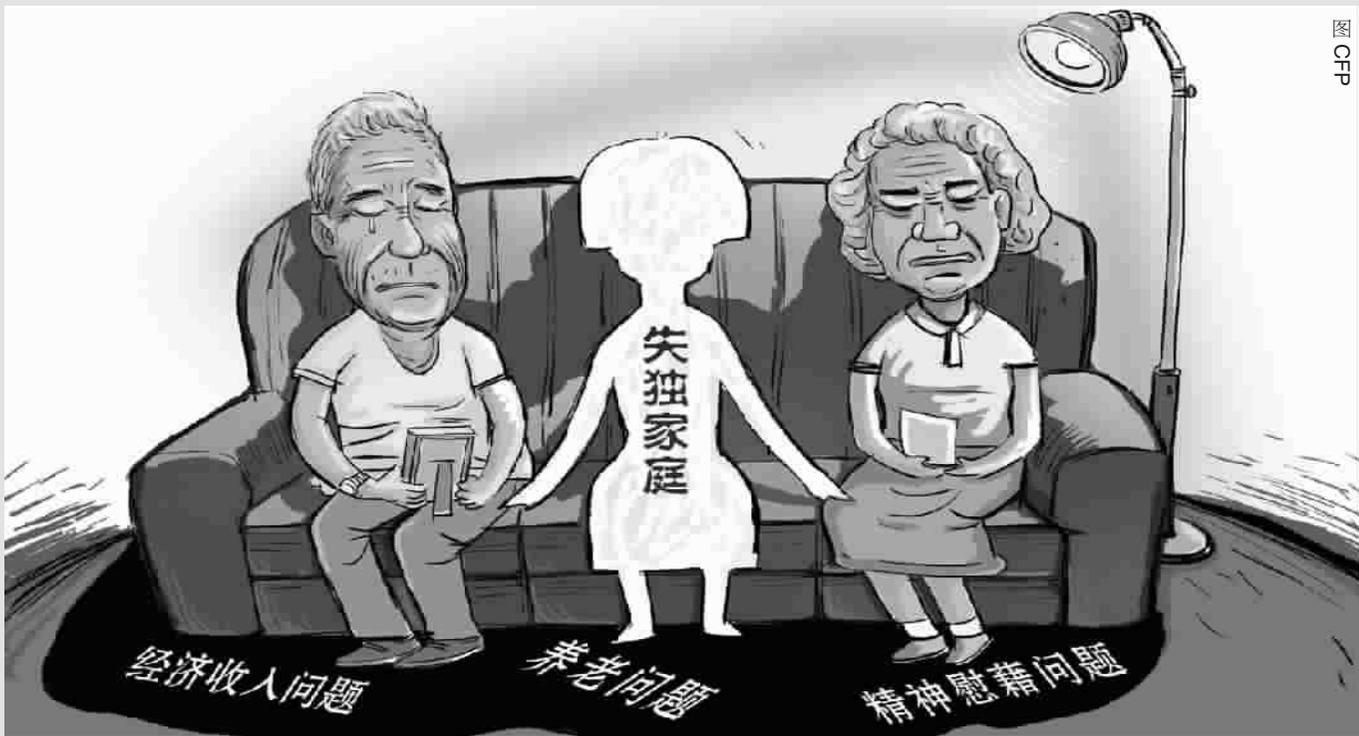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CFP

## 焦点调查

# 不想去医院 不愿过春节

## ——失独妈妈听到“三口之家”就心痛

杨敏(化名)40岁当妈妈,有了幸福的三口之家。2005年,心爱的儿子因意外事故去世,夫妻俩成了失独老人。从此,在这位退休语文老师的字典里,“三口之家”成了最令她心痛的词语。

失独父母最不想去的地方是医院。“2008年我在无锡老家摔伤了右脚膝盖,痛得直冒汗,但我没哭。在医院门口看到亲朋好友,我哭了——因为最想看到的人不在啊!”

他们最不愿过的节是春节。“去年看春晚,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提着红灯笼出场,把我逗笑了,但听到他说:‘开门纳福!’我一下子就哭了。如果儿子还在,孙子孙女也有这么大了。”

2006年,她加入“星星港”——由失独家庭自发建立的民间组织,成立于2003年。

“星星港”的失独父母坚持“助人自助”。“我们也许没有能力给自己养老,但可以做一件事,给那些撑不下去的家庭提供安慰和帮

助。”杨敏说,上周五,14名成员在南方商城聚会——6个老朋友,8个新朋友。其中有一位吴女士,在7个月内接连失去儿子和丈夫。“我对她说,失去了阳光,还有星光和月亮。我们有舞蹈队、歌唱队、拳操队,你先去看看,感受一下。他们能走出来,你也能!”

在“星星港”350多户失独家庭中(670多人),50岁以上的占55%,60岁以上的占36%,年龄最大的84岁。很多人因为思念孩子,眼睛、心脏都不太好。还有些人为了给子女治病,几乎散尽家财。由于夫妻离异,或一方病故,近30人独身。“一旦生病住院,连个签字的人都找不到。”杨敏说,“失独家庭最担心的,就是老了以后生病怎么办?”

## 焦点链接

# 各地出台关爱失独群体政策

上海市人大代表黄惠敏介绍,在关注失独人群方面,外省市做了不少尝试。

浙江省宁波市已在12区试点开展关注失独老人工作,宁波首家失独老人养老院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海曙区开张。

今年1月21日,“关爱贫困失独老人”活

动在长沙市启动,这是湖南省首个致力于帮助改善贫困失独老人生活状况的慈善活动。

去年底,北京开通首条关注失独群体的免费心理安抚咨询热线——失独老人心理危机救助专线(800-810-0234)。

陕西省去年出台《关于建立完善失独家庭

和医疗。”

她补充说,对失独群体要开展不同层次服务。“对经济条件好的家庭,重视心理疏导、义诊咨询、亲情关怀等多元服务;对生活困难的家庭,则加大扶助力度,保证养老无忧。”

黄惠敏也提议设立专门的失独者养老院。她还建议,为失独家庭和儿童福利院建立对接平台,让老人和孩子多接触,老少同乐。

黄惠敏尤其看重群众的力量,“倡议全社会以多种形式共同参与,比如成立志愿者爱心组织,创办QQ群和微信群,组织旅游、组建合唱团、舞蹈队等兴趣小组,帮助失独家庭走出人生低谷。大家携起手来,共同关注这个群体,尽可能多

地付出关爱。”

## 养老保障需政策扶持

失独家庭也是政协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之一。市政协委员、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姚俭建说,从今年起,本市新增老龄人口中80%以上将为独生子女父母,“421”结构使众多家庭处于“单支撑”状况,比较脆弱。一旦失去“1”,将对家庭造成毁灭性打击——父母晚年失依,成为新的社会弱势群体。

市政协委员、市六医院护理部主任许燕玲在调研中也发现,失独家庭的困扰更多来自精神苦闷和对老年生活的担忧。一旦丧偶,情况更

糟——看病无人陪伴,不满70岁不能享受绿色通道;身体衰弱,无法参加社会活动,心理问题日益严重。

委员们认为,失独困境属于“制度性后遗症”,需用制度去补救。姚俭建建议,由民政部门牵头,联合人口计生委开展调查,摸清失独家庭基本情况,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。

“对于失业的失独父母,除了发补助金,在就业、创业等方面也要提供援助。”姚俭建建议民政部门制定政策,对需要养老护理的失独老人,优先安排进公办养老院。

此外,在政策设计上要鼓励民间或志愿组织开展帮扶活动。